

離奇的 美蘇聯盟

趙 君 才 合 譯
袁 逸 塵

獨立出版社印行

原美國駐莫斯科軍事代表團團長

約翰狄恩著

趙君才袁逸塵譯

離奇的美蘇聯盟

——美蘇戰時合作記

獨立出版社
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一月初版

離奇的美蘇聯盟

△白報紙本定價五元八角整▽

譯

者

趙君

袁逸

才塵

發行者

獨

立

出

版

社

南京：申家巷二十一號

代表人

盧

逮

曾

印刷者

獨

立

出

版

社

經售處

獨立出版社各地分社
全國各大書局

作者介紹

約翰·狄恩是美國陸軍少將，過去曾駐中國和巴拿馬服務，又曾遍遊全球，所以作爲一個世界大事底報導者，他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。他於一九四三年間被派到莫斯科去擔任軍事代表團團長，在他做這件棘手的工作以前，他充任美國聯合參謀部祕書，成績卓著。他於一九四五年離俄返國，現已脫離陸軍。

離奇的美蘇聯盟 目錄

第一部 美蘇合作之初步.....一

一 初抵蘇聯.....一〇

二 莫斯科會議.....二二

三 代表團底初期工作.....三九

四 代表團底初期目標.....五五

五 幾個次要的計劃.....七六

六 俄國租借法案程序.....九一

第二部 歐洲戰爭中之美蘇合作.....九一

七 穿梭轟炸.....一〇九

八 空戰之合作.....一二五

九 歐洲陸戰之合作.....一四三

十 德國投降.....

十一 戰俘復員……………一六一

十二 幾件差強人意的事情……………一七九

第三部 太平洋戰爭中美蘇之合作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十三 初期談判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十四 邱吉爾之訪問與雅爾達會議……………二一四

十五 美蘇太平洋戰爭之計劃……………二二九

十六 波茨坦會議與對日戰爭之結束……………二四一

第四部 我們能與俄國相處麼？……………二五九

十七 蘇維埃領袖們和他們底政策……………二五九

十八 俄國人民……………二七五

十九 現狀和趨勢……………二八九

第一部 美蘇合作之初步

一 初抵蘇聯

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八日將近薄暮時分，我們正盤旋在莫斯科飛機場上空，我感到滿腔熱忱，希望，自信，和愉快。滿腔熱忱，爲的是盟國作戰計劃正應盡最大的努力，聯絡一致；充滿希望和自信，爲的是我已擁有實權，能以坦白慷慨地去接近對方，這種態度我想定能引起蘇聯同樣的反應哩；感到愉快，却有許多的理由——華盛頓離我遠了，我得獨力指揮一切，尤其主要的是，我要跟新近派來的艾佛來爾·哈利曼大使一起工作，而哈利曼是我生平最愛慕欽佩，衷心悅服的人。

我從飛機底窗口能看見克林姆林宮爲掩護而塗得漆黑的圓頂，莫斯科河裏湧騰灼爍的水波，紅場，聖貝西教堂，以及下面機場上的衛隊，守候着預備代表蘇聯向我們偉大的國務卿柯特爾·赫爾致敬禮，他們底刺刀正閃耀發光。

我們大隊人馬下了機場，換坐汽車，來到另一所在，莫洛託夫、維辛斯基、邁斯基、和李維諾夫一批外交人員正在等候迎接國務卿赫爾和新大使。我們乘坐的是第一架降臨蘇聯的新型C四五運輸機。這類新飛機正代表所謂沒落的資本主義底精華，可是這般俄國人民眼裏明明顯示着驚愕的神采。此後他們老是利用租借法案，竭力想得到一大隊C四五，可惜始終未能如願以償。

這次招待，跟我以後兩年內所經歷的，可說是千篇一律。氣候在冰點以下，俄國人恐怕遲誤，遂

離奇的美蘇聯要

是早一個鐘頭先到，被冷徹骨髓的寒氣凍得鐵青。滿臉堆笑，用俄語和英語互相招呼，不管有沒有譯員幫忙。主要的招待者和主要的來賓組成混雜的行列，打衛隊身邊走過去。這是我頭一回遇見紅軍的士兵，可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。制服剪裁得很講究，銅盔閃亮，手套雪白，姿勢筆挺。我們走近了隊伍的右邊，忽然止步，靜聽「國際進行曲」，接着是「燎爛星旗歌」——歌辭異常美好，於我却有點生疏。兩個歌震徹了我底心魂，至少當時我覺得我們是跟盟友在一起呢。

聽得一聲口號，衛兵們便向右掉頭注目，等我們走過了他們面前時，他們又一個接着一個回復原狀。我想這番動作倒是很有意思的，因為他們離開了營房的溫暖，來向這般要人們致敬，這番視認識的機會滿足了他們底好奇心。這於我是個新鮮玩意兒，可是我們自己軍隊裏從此也採取了同樣的辦法。

國務卿赫爾檢閱隊伍時，檢閱者排成兩行，首要的人物站在前，次要的站在後。我得拉長了頸子才能看見。於是那些衛兵在許多凝集的目光之下齊步行進。音樂很合節奏，頓挫的聲音帶有猛然的爆烈性，使兵士們底步伐非合拍不可——好整齊的步伐啊！跟鵝兒上操差不離，兩臂筆直，兩腿向前踢起來又僵又硬。腳掌打在鋪砌的地上軌轢作響，兵士們雙頰受了震動，引得觀眾底面頰也起了同情的顫抖。我覺得這種操演可趕不上前面所說的立正致敬有意思。這顯然是德國式的操練，使戰鬥時各個入缺乏主動力。美國搖擺式的步伐，用意着重在進行，從一地到達另一地，似乎要高明些哩。這樣說來，掉頭注目是俄國式好，開步行軍倒是美國式強——我希望能這樣保持客觀的態度。

衛隊檢閱之後，莫洛託夫先生向擴音器說了幾句歡迎詞。赫爾先生接着致答詞。在我留俄的期

間，我總是詫異，這些擴音器是不是跟任何事物發生連繫。我從來沒有看見什麼電影，或者聽見什麼廣播，其間會有聰明的話向擴音器發表過。儀式這樣完畢了，美國人匆忙走進汽車，而那四人小組——莫洛託夫、維辛斯基、邁斯基、和李維諾夫，跟旁的助手們，還留在後面，預備給安東尼·艾登等重複導演一遍，按程序艾登他們要在半小時內接替我們。

我被帶上了汽車，一輛簇新晶亮的雙層奶油色的波克，一九四二年出品。全莫斯科這輛車要算是最漂亮的了，英國大使往往管它叫葛雷塔·嘉波。我的司機是那姆·馬洛諾維區，除掉他底腳踩那催速板踩得太重而外，我是越來越喜歡他，好像個兄弟一樣。他也許跟所有的外國人底雇員相同，被蘇聯祕密警察局利用，要報告我的一切行為哩。假使這是實情，他平時觀察我却不敢露圭角，據我看來他的一舉一動完全是想侍候我，給我方便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希望我學俄文，所以每次介紹一個生字時，他就不顧我們車行的速度，手舞足蹈起來，說明這個字底意義。他掉過頭來看看他底講解有沒有發生效果，這可往往把我吓壞了。

莫斯科飛機場是在西郊，離城約五英里。我坐在車裏一路來到我底寓所，所得的觀感印象，在我逗留的全部時期內不會發生多大改變。我看見許多工廠，人們從四圍的高牆牆底門裏蜂擁着進進出出——戰事工業在極嚴的祕密之下按時工作。房屋建築頹廢了；窗戶、鋪道、火車站、電車軌——處處需要油漆和修理。新建築工程才完成了一半；鋼骨架日曬夜露，都上了銹；改進生活的一切活動都已停頓，而遷就作戰的努力。我們朝東向克林姆林宮去，經過高爾基街，看見一座一座店舖關了門——沒有消耗品出賣了。人民或者穿質料頗講究的制服，或者穿極壞的便裝。大多數壯健的男女都穿的是

制服；平民顯然多半是過老或過幼的人們。臉上的表情說不上是快樂還是沮喪，而是注意集中，斷然而不游移的樣子。大體上這般人在我眼裏顯得瘦削、艱苦、營養還好，但是吃得並不太飽。只在一部分兒童和許多老年人身上才顯示營養不良的痕跡。婦女們在修理電車軌駕駛大卡車，掃街，普通總是幹些我一向以為該是男子們幹的活兒。

我住的樓房是在大使館建築裏面，臨莫卡乏耶街，毗鄰着國家飯店，國家飯店裏常川住着路過莫斯科的外國人。從樓窗俯視是一片大廣場，面積抵得上三四排城市的建築。廣場的貼對面是克林姆林宮的內牆。上面看得見比散炭式圓形的屋頂和閣樓，這是克林姆林建築的特點。克林姆林自身是個有圍牆的城，大約相當於六排城市建築的方場。其中包函克林宮，好幾個教堂，一個博物院，跟蘇維埃最高官員辦公佔用的幾座建築。

我底寓處底佈置陳設是毫無計劃的，因為一向被單身客佔住，自然而然演成了這個狀態。從一九三三年以來這里是我們軍事參贊底住家，每一任主官的積累都賣給繼任者。斯巴爾丁少將也來了，主持軍事代表團底租借法案組，同意跟我住在一起，這是我那天下午最大的造化了。

這層樓裏用了兩個僕人。一個是我們底廚娘，普洛士可維耶·巴爾娜，六十多歲的老婦人了；另一個是我們底女僕，蓋耶·巴爾娜，三十四五歲，長得很漂亮。誰也說不了一個英文字，可是二位對於她們底職務都知道得很清楚，談話也就用不着了，頭上幾天連想談話的意思也沒有。普洛士可維耶手藝十分高明，利用了蘇俄貧乏的配給，加上豐富的美國罐頭食品作為補充材料，往往作出意想不到的好菜。她倒並不是怎麼太愛乾淨的人，要是讓我太太看見了我們底廚房，她將作何感想，採何手

段，我想起來不禁要發抖啦。蓋耶剛剛相反，廚房以外，整個屋子是她管理的區域，連她自己在內都被她收拾得纖塵不染。她底丈夫於一九四一年開赴戰場，此後她便沒有聽得他的消息。我想她大概對於他底生還已經絕望了，一心一意就是扶育一個十二歲的女兒，可是這個女兒最大的需要倒是父親能以運用得合適的嚴厲手腕呢。直到現在我算是遇見了三個俄國人，我對他們將有較深的認識。那姆，普洛士可維耶，和蓋耶。我永遠忘不了他們，我對他們的深切眷愛是永遠不會淡薄的。我覺得他們才真能代表俄國底大眾人民。他們底缺點和優點，歡樂和哀愁，都是人性共有的，整個來說好處遠蓋過了壞處。他們懷有一般俄國人底恐懼，不敢同外國人談論政府，政治，和思想觀念的分野，可是我有個印象，他們也並不怎麼感覺興趣。他們好好地幹他們底活兒，他們底企圖和理想跟全世界普通人們底完全一樣。我深信，獲得世界和平的最大希望就在穿破蘇維埃官僚底壁壘，而接近俄國人民。我來到我底新居還不滿半個鐘頭，就接到通知，馬上又得去克林姆林。我當時還不明白，這裏面却含有重大的意義。克林姆林不是任何人可以隨意進去的地方，可是我還不知道它底門牆守衛得如何嚴密。莫斯科會議底代表，我也是代表之一，預備做初次的會談。

「我底司機叫什麼名字？」我底汽車是什麼號頭？」我現在才知道，我底譯員引導那姆去克林姆林時，我很替那姆爭了點「面子」。門口至少有一個分隊的衛兵，領頭的正盼候着我呢。他盤問了那姆一下，派了一個衛兵站在階腳板上，引導我們來到莫洛託夫辦公所所在的一座建築。從前門通到莫洛託夫底辦公室是華麗的大廳，鋪着紅紅的地毯，每隔幾步便站着個衛兵。他們原來都是祕密警察，打扮得跟士兵一樣，所不同的是深藍的帽子。他們行禮的姿態簡直挑不出一點毛病，我一路同禮，來到

莫洛託夫底辦公室時，差不多精疲力盡了。

赫爾國務卿，哈利曼大使，格林·海克華斯，國務卿底法律顧問，查利·鮑林，國務院蘇俄專家，和我，集合在外屋。我們在這兒遇見安東尼·艾登，威廉·施屈浪，卡爾爵士，和伊斯曼將軍，都是英國代表。頃刻之間，莫洛託夫、維辛斯基、和邁斯基，帶着一個翻譯官巴夫洛夫走進來了。我們於是一一握手——這番手續很表示英美蘇關係的特點。英國人和美國人相遇時，並不怎麼理會，只是隨便點個頭，說聲「你好啊」，可是英美代表跟室內每個俄國人都得拉拉手。每回跟一羣俄國人相會或者告別時，這番手續照例要重複一遍。從這上面很能看出，我們同英國聯盟的關係是如何隨便而無拘束，跟俄國人士的關係恰恰相反，帶了形式拘泥，含蓄矜持。

這次會談底目的是安排會議底程序。大家同意，在會議結束之前，任何消息不許洩露。莫洛託夫不肯當主席，但他是主人國家底主要代表，經過英美代表再三堅請，這才承允了。我們發現，蘇聯代表只有一個問題提交備忘錄，但是他們堅持這問題應該首先付諸討論——「及早結束戰事應採之手腕和步驟」。彷彿是說，伊斯邁將軍和我，英美軍事顧問，先得設法滿足蘇聯關於第二戰場的疑慮，不然就談不到旁的提案了。英美人又和俄國人握手，會議暫時結束，預備第二天繼續再開。

散會後，艾佛來爾·哈利曼讓我去看看他底住處，這給我第一個機會認識斯巴索府。這還是革命前一位富商建造的，一九三三年美蘇恢復邦交，威廉·布立特把它接受過來，作為美國大使底住宅。外表跟紐約大中央車站同樣簡陋而雄偉，面積之大在我底印象裏也差不離。艾佛來爾駐莫斯科任務內，把這裏變成了美國人底活動中心，而十三間臥室往往擠滿了美國的訪客，其中有哈雷·霍布金斯，

施推丁紐士，唐納爾遜，巴屈立，賀雷准將，克勞德·斐皮上院議員，立領·黑爾曼，伊拉·伊克中將，和德外·艾森豪威爾將軍。美國人的集會，如七月四號，感恩節，聖誕節，新年，在我們所有參加過的人們心裏都是忘不了的機遇。

◎第一晚上我回寓所時，發現西特·斯巴爾丁已經爲我們安排好，次日早晨七點去航空站跟我們底老朋友唐那·納爾遜送行。他是被蘇聯國外貿易部部長米可揚邀來作客的。七點鐘似乎太早了，我要是預先知道了什麼玩意兒在等着我，我相信我是決不會去的。西特和我都參加了給唐那饒行的早餐，喝了伏特卡又喝貢紐克，再來香檳，照例還有俄國人宴會少不了的小吃（Nougats），不管時光的早晚。每回舉觴祝飲都得乾杯——西特跟我偶爾還騙得過他們，唐那·納爾遜却無法躲避。他離莫斯科乘坐的飛機，打個比喻說，飛得比風箏要高些——只是比喻而已，因爲俄國境內飛機飛得並沒有那麼高哩。

一九四三年九月上旬，我初次聽得風聲要到俄國去。我那時是英美聯合參謀部底美國祕書，跟我在英國同事保有密切的工作聯絡，因此我從英國方面獲得許多消息，關於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之間交換意見的種種問題。我們底總統爲了某種理由，關於這些事項在懸而未決之前，往往不讓我們底參謀部知道底細，有時候我所能預先打聽到的消息是異常可寶貴的。

第一次魁克會議剛剛結束，邱吉爾正在華盛頓拜訪羅斯福。英國祕書給我一個電報看，是邱吉爾打給英國戰時內閣討論未來的莫斯科會議的。他在電報裏說，「美總統預備派狄恩將軍作赫爾先生底軍事顧問，我提議派伊斯邁將軍。」約莫一星期以後，哈利曼請我吃午飯，先是告訴我他快當駐

俄大使了，接着提議我該跟他一起去，率領軍事代表團，包含海陸空軍和租借法案底各種活動。

在戰爭底早期，美國在蘇聯的代表是大使和海陸軍參贊，還有美國供應代表團，後者底作用是在策劃租借法案底供應步驟。

這些團體組織各自充盡他們底職務，自然無可非難。然而每一組織是個獨立的整體，各自有不同的目標。結果，美國許多的代表，活動目的不能全體一致。他們分歧的目標引起了內部的摩擦，很快變成莫斯科助談的資料。還有一層，斯丹萊大使關於美國武裝部隊底策略訓令和作戰計劃，始終毫無所聞，這倒是很自然的狀態，可是發生在蘇聯是特別不幸的，因為蘇聯底國家元首同時又握有一切武力底操縱實權。大使是唯一的美國人能够直接謁見史太林，所以假使要完成最高階段的軍事聯絡，他非得諳熟美國底作戰計劃不可。

哈利曼被選充大使，自是很大的造化。且不論他性格上的特點如何，他對於戰爭的經驗使他也是這次任命最適合的理想人物。他早已就是總統最親信的顧問之一了。他參加過許多軍事和政治會議，總統和首相和他們底聯合參謀部所召開的。一九四二年八月間邱吉爾和史太林作首次軍事會商時，他當過總統底代表。再呢，租借法案底推進，他實際上是個主要脚色。一九四一年他跟卑維布羅克勛爵一起，同俄國商訂了租借法案底初步協定。他在英國當了兩年半的總統代表，推行英國底租借法案程序，商討海運和生產上的事項。他這次派遣到蘇聯來，受到蘇俄政府和人民底熱烈歡迎，他們很明瞭美國物資所以能源源來到俄國，他底功勞是不可埋滅的。

哈利曼將他底計劃跟馬歇爾將軍商討，提議成立軍事代表團，一切動作受他統籌指揮，這樣便把

美國駐在俄國的全部政治和軍事代表揉成一團，彼此呼應，目標一致。結果是，我受到馬歇爾將軍底訓令，派我充任駐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的軍事代表團領袖，並且吩咐我在三國會議上担任軍事觀察者，會議完畢時立刻向莫斯科的美國大使詳細報告。訓令中還吩咐我說，軍事代表團裏有西特內·斯巴爾丁准將和豪特·范登白格，後者在代表團成立之後六星期內仍返華盛頓原職。斯巴爾丁將軍負責主持蘇聯的租借法案事項。

訓令上說，軍事代表團底目的是，「促進美蘇軍事上最密切的合作」。我有權與蘇維埃當局商討關於美國軍事策略，計劃和動作的一切消息，但是「在未得陸軍部許可之前，不得輕易應允，致過分增加美國軍需或部隊負擔。」

美國供應代表團，跟美國軍事參贊處留下的人員，都得加入我底軍事代表團，直接在美國大使下面工作，一切活動受他底指揮和核准。

這道訓令後來略有修改，代表團裏添設海軍組，所以我以後作報告時上峯是美國參謀總部，而不是按最初規定的陸軍部了。

二 莫斯科會議

莫斯科會議進展底速度合了俄國人底節拍，其實戰時任何其他的預定計劃，有了俄國參加都是這樣的。按規程，第一次開會定於十月十九日下午三點，但是先來個午餐宴會前奏曲，莫洛托夫請客，顯然有意設計，不但使會議不能準時開始，並且使所有與會的人都忘其所以了。

我們下午一點，在史匹立多內甫斯卡耶街十七號蘇維埃賓舍會齊了，預備進午餐。這賓舍還是沙王時代遺留下的古物哩。廣大而華麗，有許多寬敞的廳堂和房間，金天花板，牆壁以金銀線織成浮花，還掛了許多鑲在厚重金框裏的油畫。地板油漆塗蠟異常光亮，鋪了十分精細的東方地毯。這里和許多旁的建築裏保存了無數藝術品，其保存方法可謂無微不至，充分證明蘇維埃領袖們對於奢侈本身並無仇恨之意。這樣的環境祇留給少數官方人士偶爾使用，可是暗示着過去底光輝和未來底希望，足以刺激人們去改進大眾生活底標準。

我們圍桌而坐，約可容三十人，赴會的代表們和蘇維埃政府其他部門底幾個領袖都在座。他們大半跟英美人士曾經正式打過交涉，或者將要打交涉——可是沒有一個是黨部底領袖，後者躲在幕後，從來不跟外國人發生接觸的。其中有米可揚，蘇聯國外貿易部首腦，克魯蒂可夫和塞爾基夫，他底兩個主要助手，還有幾個參謀總部底官員。伏洛希羅夫元帥，當時是國防部副部長，和參謀總部底格里茲洛夫中將，當然也在。

宴席這樣講究，我生平還沒見過，桌子中央擺設的是大銀碗，盛着特別由高加索採來的新鮮水菓。

莫斯科只有在這樣的場合，我們才看得見新鮮水菓。一大串美麗的雕花玻璃杯，從高而薄的香檳杯起，夾雜着盛濃淡紅白酒的許多種，以致俄國宴會席怎麼也缺少不了的伏特加杯——後者底體積介乎我們底甘釀與雞尾杯之間。桌上從一頭到另一頭滿是酒瓶，能够並且的確把所有的酒杯滿滿地斟了又斟。混夾在酒杯間的是許多銀質大淺盆，盛滿了俄式小吃，其中包含暗灰色大粒兒的新鮮魚卵，膠漆似的深黑魚子醬，粗大的醬黃瓜，生的鮭魚和鱈魚，一片片裹得半熟的火腿，很鹹的香腸，捲在燦亮錫紙裏的朱古力糖，以及其他無數的珍味，都是俄國人所必需的，爲的是正餐之前能把食欲充分激引起來。刀，叉，匙子，都是金的，上菜的盤子是最細緻的磁器，也塗了厚厚的一層金。整個光景奪目耀眼，令人不禁想起查利·勞頓底電影片亨利八世。

整個午餐是上不完的菜，第一道是很重的雞脰，接着有酸辣醬油調製的美味魚，燻肉，和生菜，末了來一座冰激淋製成的甜品，客人們繞桌進攻這甜品時簡直疑心它是龐大離奇的建築哩。

莫洛托夫手裏拿着伏特加酒杯，一旦站起身，幾乎再也坐不下來了。由他倡導，接二連三地舉觴祝飲，一般的題目是「友誼」，可是每回另加安排，藉以適應每個在座的人所提供的特殊情形，跟幾個沒有在座的人們。開頭是英美蘇底友誼，蘇方提議，英美附和，一共喝了三杯。其次是祝賀邱吉爾，史太林，和羅斯福，又喝了三杯；再其次外交部長們互相祝賀。這樣一杯又一杯地繼續下去。最後，糊糊糊地，我聽見我自己的名字，恍恍到這一次祝飲該臨到我頭上來了。我有點手忙脚亂，人家看着我先自乾杯，而更糟的是，人家還等我回敬哩。

大體上說，這樣的良辰美舉很使我高興，我就在第二天上，從玫瑰色的酒杯裏看見了蘇維埃聯